四庫全書

史部

為律陰六為吕律與吕異合而言之吕亦謂之律此禮運所以有五聲六律十二管之說也蔡元定律吕新書律吕本原黄鍾篇曰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黄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

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衡權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其證

辨曰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濁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焉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茍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為黃鐘者信矣黃鐘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至王朴專恃累黍金石亦不復考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而秬黍長短大小不同尤不可恃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侖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以見周徑之度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

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斯得之矣

理宗紹定間姜夔言登歌當與奏樂相合周官歌奏取陰陽相合之義歌者登歌徹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陽歌六呂主乎陰聲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來始失之故趙慎言曰祭祀有下奏太蔟上歌黄鍾俱是陽律既違禮經抑乖會合今太常樂曲奏夾鍾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無射乃或歌大呂奏函鍾者奏陰歌陽其合宜歌蕤賔乃或歌應鍾奏黄鍾者奏陽歌陰其合

宜歌大呂乃雜歌夷則夾鍾仲呂無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當改

五聲八音名義

宋陳祥道禮書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若浮莫過於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天下之音具存矣可以和神人可以作動物非深於樂者其能究此乎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大細之中則角而已金重者也故尚羽瓦

絲輕者也故尚宫石輕於金而重於瓦絲故尚角匏竹無細大之從故尚議草木無清濁之變故一聲此八音之所以直八卦而遂八風也葢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而風廣莫為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而風融震為竹故其音竹而風明庶巽為木故其音木而風清明兑為金故其音金而風閶闔乾為玉故其音石而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虋火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以方言之金石則土類也西凝之方也故三者在西匏

竹則木類也東生之方也故三者在東絲成於夏故在南革成於冬故在北小胥之序八音先之以金石土中之以革絲後之以匏竹木蓋西者聲之方虚者聲之本故音始於西而終於東西則先金石而後土者陰逆推其所始也東則先匏竹而後木者陽順序其所生也革絲居南北之正而先革而後絲亦先虚之意與理宗紹定三年姜夔進大樂議於朝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鎛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未必

相應塤有大小簫篪笛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黄鍾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合度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黄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蔟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

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每見蔽於鐘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茍焉占籍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時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宋史音樂志宫聲

沉粗大而下為君聲合口通音謂之宮其聲雄洪商聲勁凝明達上而下歸於中為臣聲開口吐聲謂之商將將倉倉然角聲長而通徹中平而正為民聲聲出齒間謂之角喔喔確確然徵聲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歸於中為事聲齒合而唇啟謂之徵倚倚𡃞𡃞然羽聲嘤嘤而遠徹細小而高為物聲齒開唇聚謂之羽詡雨𩐨芋然明世宗嘉靖間廖道南奏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孟子亦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也者天地

自然之聲也在天為五星之精在地為五行之氣在人為五臟之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出於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出於肝而張口湧吻謂之角出於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於胃而齒開吻聚謂之羽宮土行也君象也其性信其味甘其色黃其事思其位戊己其數八十有一其聲重以舒猶夫牛之鳴窌也而主合也商金行也臣象也其性義其味辛其色白其事言其位庚辛其數七十有二其聲明以敏猶夫羊之離羣也而

主張也角木行也民象也其性仁其味酸其色青其事貌其位甲乙其數六十有四其聲防以約猶夫雉之登木也而主湧也徵火行也事象也其性禮其味苦其色赤其事視其位丙丁其數五十有四其聲泛以疾猶夫豕之負駭也而主分也羽水行也物象也其性智其味鹹其色黑其事聽其位壬癸其數四十有八其聲散以虛猶夫馬之鳴野也而主吐也宮數八十有一下生為徵徵數五十有四上生為商商數七十有二下生為羽

羽數四十有八上生為角角數六十有四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史記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聲音之道與政通矣伏願勅下所司延訪通樂之儒遴選典樂之官務重其任而不泛視以為常務久其任而不

更易以為數凡協律郎必擇其行誼端謹音律閑熟者不許虛應故事而卑污冗濫得以列其間凡樂舞生必擇其年貌精壯禮節閑熟者不許濫收庸品而瑣屑齷齪得以容其迹庶乎教之豫而有本習之久而自化而古樂可復矣

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宫

周世宗顯德六年正月樞密使王朴上疏云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鍾之聲為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

聲也三分其一次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宗周而上率繇斯道自秦而下旋宫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鄴興之亦人亡而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宫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啞鐘葢不用故也唐太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宫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

者安史之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黄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酌詳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較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僞梁後唐歴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鎛鐘不問聲律宫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黄鍾之宫

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絶樂之缺壊無甚於今陛下命中書舍人竇儼叅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以臣曾學律歷宣示古今樂録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唐法以秬黍較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黄鍾之管與見在黄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黄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為林鍾第三絃八尺設

柱為太蔟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吕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鐘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賔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大吕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鐘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吕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為黄鐘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均之主者宫也徵商羽角變宫

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有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繇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絶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較其得失然後依調制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今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黄鍾之宫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宫之樂至於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為則臣又愽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

望集多聞知禮樂者上本古典下順常道定其義理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成議定而制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並所定尺所吹黃鍾管所作律準謹並上進疏奏帝稱善因命百官議而行之宋神宗元豐五年開封布衣葉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應古法范鎮言國朝三大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鍾為角黃鍾之角黃鍾為角者夷則為宮黃鍾之角者姑洗為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

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蔟曰黃鍾商姑洗曰黃鍾角林鍾曰黃鍾徵南呂曰黃鍾羽今葉防但通世俗之說而不見周禮正文所以稱均有差也蔡元定律呂新書變律篇曰黃鍾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林鍾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小分三百二十四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太蔟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

四小分四百三十二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南呂十〇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姑洗十三萬八千〇〇八十四小分六十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二初二秒不用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應鍾九萬二千〇〇五十六小分四十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餘算一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彊

不用按十二律各自為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林鍾
太蔟南吕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賔大吕夷則
夾鍾無射中吕六律則取黃鍾林鍾太蔟南吕姑洗應
鍾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
少高於正律也然仲吕之實一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
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
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
九因仲吕之實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二為九千五百

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再生黄鍾林鍾太蔟南吕姑洗應鍾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為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鍾之實六千七百一十〇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宫也其證辨曰宫羽之間有變宫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正聲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不比於正音但可濟其不及而八十四聲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篇曰黄鍾不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吕太蔟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𦒿賔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吕五半聲無射應鍾為六半聲中吕為十二律之窮三半聲也自𦒿賔而下則有變律𦒿賔一變律大吕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吕六變律也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黄鍾獨為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黄鍾所生然黄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

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

其證辨曰漢前志黃鍾為宮則太蔟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按黃鍾為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於黃鍾故其正聲不為他律役其半聲當為四寸五分而前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於大呂之變宮夾鍾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鍾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為君之象然亦非人之所能為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最為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古人言之已詳惟杜佑通典再生黃鍾之法為得之而他人皆不及也

六十調

篇曰十二律旋相為宫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宫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其變宫十二在羽聲之後宫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宫徵皆不成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黄鍾宫至夾鍾羽並用黄鍾起調黄鍾畢曲大呂宫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蔟宫至仲呂羽並用太蔟起調太蔟畢曲夾鍾宫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宫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

姑洗畢曲仲吕宫至夷則羽並用仲吕起調仲吕畢曲蕤賔宫至南吕羽並用蕤賔起調蕤賔畢曲林鍾宫至無射羽並用林鍾起調林鍾畢曲夷則宫至應鍾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吕宫至黄鍾羽並用南吕起調南吕畢曲無射宫至大吕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宫至太蔟羽並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是為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黄鍾也黄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有紀綱以成六十

調六十調皆黄鍾損益之變也宫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吕之數由黄鍾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為六十日律吕有六律五聲為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以黄鍾九寸紀陽不紀陰

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其證辨曰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孔氏疏曰黄鍾為第一宮至仲吕為第十二宮各有七聲凡六十聲按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為宮所以始於黄鍾終於南吕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為八十四調其亦不考矣理宗紹定間姜夔言古樂祇用十二宮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吕惟十二宮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宮也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古人於十二

宮又特重黄鍾一宮而已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漢魏以來燕樂或用之雅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為調者惟迎氣有五引而已隋書云梁陳雅樂並用宮聲是也若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緑腰誕黄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

者其實則有黄鍾太蔟夾鍾仲吕林鍾夷則無射七律之宫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鈌太蔟之宫商羽焉國朝大樂諸曲多襲唐舊竊謂以十二宫為雅樂周制可舉以八十四調為宴樂胡部不可雜郊廟用樂咸當以宫為曲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宋陳祥道禮書曰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統之以三故黄鍾統天林鍾統地太蔟統人所以象三才生之以八故黄鍾生

林鍾林鍾生太蔟太蔟生南吕之類所以象八風律生吕為同位所以象夫婦吕生律為異位所以象子母六上所以象天地之六氣五下所以象天地之五行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損益有宜始於黄鍾終於仲吕黄鍾太蔟姑洗損陽以生隂林鍾南吕應鍾益隂以生陽蕤賔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隂大吕夾鍾仲吕又損隂以生陽何則黄鍾太蔟姑洗陽之陽也林鍾南吕應鍾隂之隂也陽之陽隂之隂則陽息隂消之時故陽常

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𦬊賓夷則無射陰之陽也大呂夾鍾仲呂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黄鍾三律為下生𦬊賓三律為上生其説是也班固則類以律為下生呂為上生誤矣朱子答廖子晦書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為宫而生四律如黄鍾為宫則太蔟為商姑洗為羽林鍾為徵南呂為角是黄鍾一均之聲也若林鍾

為宮則南吕為商應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是林鍾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黄鍾定為宮太蔟定為商姑洗定為羽林鍾定為徵南吕定為角也但黄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為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之次黄鍾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自林鍾之宮而生太蔟之徵則林鍾六寸而太蔟八寸徵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為

林鍾上生太蔟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為宫下生徵而得太蔟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蔟半律四寸之徵而生南吕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自南吕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為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鍾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葢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佑

通典謂之子聲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惟存黄鍾大吕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宫變徵始見於國語註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宫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黄鍾為宫則第六變得應鍾為變宫第七變得蕤賔為變徵如林鍾為宫則第六變得蕤賔為變宫第七變得大吕為變徵是也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内通前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葢每

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蔡元定律呂新書律生五聲篇曰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按黄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黄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為五聲再以本律之

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其證辨曰漢志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止於一終於二十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鍾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六數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也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風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蔟之實也按漢志以黃鍾林鍾太蔟三律之長自相乘又因之以十也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

又以十因之為八百一十林鍾長六寸六六三十六又以十因之為三百六十太簇長八寸八八六十四又以十因之為六百四十黃鍾應歷一統林鍾當期之日太簇應六十四卦皆倚數配合為說而已獨黃鍾云絲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蓋黃鍾十其廣之分以為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為廣故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其數與此相合長九寸積八百一十分則其周徑可以數起矣即胡安定所謂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二釐八毫者是也孟康不察乃謂凡律圍徑不同各以圍乘長而得此數者蓋未之考也黃鍾之實篇曰

子一黃鍾之律丑三為絲法寅九為寸數卯二十七為毫法辰八十一為分數巳二百四十三為釐法午七百二十九為釐數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分法申六千五

百六十一為毫數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法戌五萬九千〇〇四十九為絲數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之實按黃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為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為黃鍾蓋黃鍾之

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為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為氂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為法而相生之分氂毫絲以九為法何也曰以十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為

九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為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其證辨曰程子曰黄鍾之聲亦不難定自世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既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又曰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

黄鍾生十一律篇

曰子一分一為九寸丑三分二一為三寸寅九分八一為一寸卯二十七分十六三為一寸一為三分辰八十

一分六十四九為一寸一為一分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十七為一寸三為一分一為三釐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八十一為一寸九為一分一為一釐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百四十三為一寸二十七為一分三為一釐一為三毫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七百二十九為一寸八十一為一分九為一釐一為一毫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寸二百四

十三為一分二十七為一釐三為一毫一為三絲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六千五百六十一為一寸七百二十九為一分八十一為一釐九為一毫一為一絲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分二百四十三為一釐二十七為一毫三為一絲一為三忽按黄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

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其證辨曰按呂氏淮南子與司馬氏律書漢前志不同雖大呂夾鍾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為生之上下律呂陰陽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

元熊朋來律論黃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法之起殆因管音有短長此算

家因律以命術非强律以命算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
穀豈知我為圭箕弧環律置五聲豈知我為正變倍半
皆算家命之耳故古之言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
能假數以正其度所以古樂之不可復與

歴代製造

唐文宗太和八年十月宣太常寺凖雲韶樂舊用人數
令於本寺閲習進來者至開成元年十月教成三年武
德司奉宣索雲韶樂縣圖二軸進之昭宗以文德元年

即位將親謁郊廟先是廣明初黄巢干紀樂工淪散金奏幾亡至是有司請造樂懸詢於舊工莫知制度時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究其欒銑于鼓鉦舞甬之法用算法乘除鎛鐘之輕重高徑乃定懸下編鐘正黄鍾九寸五分下至登歌倍應鍾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口項之量徑衡之圍悉為圖進遣金工依法鑄之凡二百四十口修奉使宰臣張濬求知聲者處士蕭承訓樂工陳敬言太樂令李從周令先較定石磬合而擊

拊之八音克諧觀者聳聽宋仁宗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内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明年二月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宫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朴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葢五代之亂雅

樂廢壞朴創意造準不合古法又編鐘鎛磬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四

律别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為律管之法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為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别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同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為一代之典五月照鑄銅為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鎛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銘曰樂斗數月潞

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大府尺合法乃定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頁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摶埴之工十六設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縣至於鼓吹及十二案悉修飭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樂圖二十篇以載鎔金鑄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差是月與新樂并獻於崇政殿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

預觀焉自董監而下至工徒凡七百餘人進秩賞賜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及諸臣樂章用之先是左司諫姚仲孫言照所製樂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為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為樂器之飾臣愚竊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竊以為不可御史曹修睦亦為言帝既許照制器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景祐三年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

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鍾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鍾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黄鍾之法及國語鈞鍾絃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鍾下竊覩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

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鍾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葢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國語姬代聖經謝謂無憑孰為稽古有唐張文収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宫則

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鍾之宮乃取李照新鍾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鍾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十月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惟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為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

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合鄧保信黃鍾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鍾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畧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鍾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鍾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

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

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依用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鍾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覩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

同兩制官詳定以聞七月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鑴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廷可以更用皇祐三年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凡鎛鐘十二黃鍾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一寸二分深一寸一甃篆帶每面縱者四横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

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二鐘並與黃鐘同制而兩欒間遞減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黃鐘大呂股長二尺博一尺股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絃三尺七寸五分太蔟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鐘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鐘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為周禮大鐘十分其鼓

閒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為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小鐘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三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股博三分其股博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五年四月知制誥王洙奏黄鍾為宫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

之法孔頴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
數大小之說其康成頴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
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
大小者據此以黄鍾為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鍾特磬者
止得林鍾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鍾大小之制則黄鍾長
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鍾則形制大少比黄鍾才四分之
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為宫即黄鍾大吕反為商
聲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絫酌其鎛鍾特磬

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呂應鍾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葢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鍾為率與古為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叅定之是月知

諫院李兑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神明述作之義務為異説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

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預觀焉賜詳定官器幣有差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曰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

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乃以瑗為大理寺丞逸復尚書屯田員外郎保信領滎州防禦使入内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為内殿承制並以制鍾律成特遷之至和二年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毁乃

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無射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哲宗元祐三年范鎮樂成上其所製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鎛鐘衡一尺一斛一響石為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篪巢笙和笙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往觀焉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

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間有作者猶存典型然銖黍之一差或工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箕簴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高宗紹興十六年命禮局造鑄鐘四十有八編磬

一百八十七特磬四十八及添製編鐘等命軍器所造建鼓八雷鼓二晉鼓一雷鼗二柷敔各四尋製金鐘玉磬二架初元豐本虞廷鳴球及晉賀循采玉造磬之義命滎洛道肇造玉磬元祐親祠明堂一用之久藏樂府至政和加以磨礲俾協音律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葢堂上之樂歌鐘居左歌磬居右金玉稟氣於乾純精至貴故鐘必以金磬必以玉始備金聲玉振之全此中興所以繼作也於是帝諭輔臣以鐘磬音律其餘皆和惟

黄鍾大吕猶未應律宜熟加考究詔禮官以鑄造鑄鍾更須詳審令聲和而律應乃可奉祀命太常先期按閲仍用皇祐進呈雅樂禮例皇帝御射殿召宰執侍從臺諫寺監館閣及武臣刺史以上閲視新造景鍾及禮器皇帝即御座撞景鍾用正旦朝會三曲奏宫架之樂其製造官推恩有差添置景鍾樂正一鎛鍾樂工十有二特磬樂工亦如之次降下古制銅鎛一增造其二古銅鐃一増造其六改造登歌夷則律玉磬降到長遂二十

有四並付太常寺掌之專倈大禮施用明太祖初克金陵置太常司掌祭祀禮樂之事凡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舞二曰文舞曰武舞樂器不從陵園之祭無樂又置教坊司掌宴會大樂設大使副使和聲郎左右韶舞左右司樂皆以樂工為之後改和聲郎為奉鑾孝宗弘治十四年九月重鑄朝鐘時内官監太監李興工部尚書曾鑑奉命改鑄既成計費白金十餘萬兩興鑑皆受賞匠官傅玖等各升職加俸有差未三月

而鍾壆工科都給事中馬子聰等劾之命與鑑等罰俸一月傳玖等所升職事俸糧冠帶俱奪之

明呂懷劉濂韓邦奇黄佐王邦直之徒著書甚備職不與典樂託之空言而已張鶚雖因知樂得官候氣終屬渺茫不能準以定律弘治中莆人李教授文利著律呂元聲獨宗呂覽黄鍾三寸九分之說世宗初年御史范永鑾上其書其說與古背馳求可用嘉靖十七年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著樂書四種禮官謂於樂理樂書多前人所未發者乃授文察爲太常典簿以獎勸之而其所云按人聲以考定五音者不能行也神宗時鄭世子載堉著律呂精義律學新説樂舞全譜共若干卷不宗黄鍾九寸不用三分損益不拘隔八相生不取圍徑皆同具表進獻未及施行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李潢

謄録監生臣徐鋆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八

樂四

權量

宋蔡元定律吕新書審度篇曰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于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于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

十丈為引數始于一終于十者天地之全數也律未成之前有是數而未見律成而後數始得以形焉度之成在律之後度之數在律之前故律之長短圍徑以度之寸分之數而定焉其證辨曰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按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羨延也此璧本圓徑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為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為羨也袤十寸廣八寸所以為度尺也以為度者以為長短之度也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為尺矣漢前志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按一黍之廣為分

故累九十黍為黃鍾之長積千二百黍為黃鍾之廣古人蓋三五以存法也自晉宋以來儒者論律圍徑始有同異至隋因定圍徑三分之說苟徑三分則九十黍之長止容黍八百有奇與千二百黍之廣兩不相通矣房庶不知徑三分之為誤乃欲增益漢志之文以就其說范蜀公又從而信之其過益又甚矣

嘉量篇

曰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于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准其槩以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分合龠為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為升二十龠也積一萬六千二百分十升為斗百合二百龠也積十六萬二千分十斗為斛二千龠千合百升也積一百六十二萬分其證辨曰周禮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

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
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
其實一升重一鈞聲中黃鍾之宫按周鬴容六斗四升
實一千二百八十龠計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為一千
三十六寸八分嘗攷漢斛容十斗實二千龠計一百六
十二萬分為一千六百二十寸蓋方尺圜其外庣旁九
氂五毫故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今
考周家八寸十寸皆為尺范蜀公曰周鬴方尺者八寸
之尺深尺者十寸之尺方八寸圜其外庣其旁則冪一
百有三寸六分八氂深十寸則積一千三十六寸八分
與漢斛同法無疑也鄭氏云方尺積千寸又云圜其外
者為之脣二說皆非是方鄭氏之世漢斛尚在豈偶然
不及見與抑鄭氏以為周鬴之制異於漢斛歟漢志曰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
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
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

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之宮始於黃鍾而反覆焉隋志載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按斛銘支云方尺者所以起數也圜其外循四角而規圜之其徑當一尺四寸有奇也庣旁九釐五毫者徑一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足也冪百六十二寸者方尺冪百寸圜其外每旁約千五寸合六十寸庣其旁約二寸也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者以十而登也容十斗者一寸冪百六十二寸為容一斗積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為容十斗也漢志止言旁有庣焉不言九釐五毫者數猶有未足也祖冲之所筭云少一釐四毫有奇是也胡安定之法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其律是也范蜀公之法積一千二百五十寸

其律非也蜀公惑乎徑三分之說遂生圓分之法自古算法無所謂圓分也圓其外以為之唇與安定之深一尺六寸二分蜀公之深一尺二寸五分其制皆非也律之圍徑古無明文向非因量之積分則黃鍾之龠亦無由可得其實自漢以下律之所以不成者其失皆此之由也

謹權衡篇曰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於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兩龠也十六兩為斤三十二龠三百八十四銖也三十斤為鈞九百六十龠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銖四百八十兩也四鈞為石三千八百四十龠四萬六千八十銖一萬九千二百兩也其證辨曰淮南子曰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

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為一斤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四時而為歲故四鈞為石漢前志曰衡權者衡平曰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經重也本起於黃黍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一十六兩為鈞四鈞為石忖為十八易有十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唐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升合得其數詔以其副藏于樂署斛左右耳與臀皆正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銘云大唐貞觀十年依新令累黍尺定律校龠成茲嘉量與古玉斗相符同律度量衡協律郎張文收奉勅修定按萬寶常之樂當時以為近前漢之樂則是隋代漢律管雖亡而聲猶在也魏延陵得玉律當時以漢律較之所謂黃鍾乃當太簇肅宗之時不應更有漢律蓋律之聲調耳張文

收所定度量衡權與玉斗相符者即此聲也夫後周玉斗意者必古之嘉量但無寸分之數當時造律特以其容受乘除取之自魏而降律之圍徑不得其真多惑於徑三分之説故當時據斗造律圍徑既小其律必長律長則尺亦長矣今以隋志所載玉斗分數求之其黄鍾之管止徑二分七氂七毫有奇圍八分一氂有奇羃五分五氂四毫有奇積五百五十四分有奇夫容受同則量與權當與古無異而樂之聲亦必依近焉故會要云唐樂器雖無法而聲不失於古自王朴以黍定尺以尺生律又惑於三分之徑聲與器始皆失之矣

紹定間姜夔進大樂議言雅俗樂高下不一宜正權衡度量自尺律之法亡于漢魏而十五等尺雜出于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謂倍四之器銀字中管之號今大樂外有所

謂下宫調下宫調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弧笛曰雙韻十四弦以意裁聲不合正律煩數悲哀棄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鷓鴣曰胡盧琴渤海琴沉滯抑鬱腔調含糊失之太濁故聞其聲者性情蕩于内手足亂于外禮所謂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者也家自為權衡鄉自為尺度乃至于此謂宜在上明示以好惡凡作樂製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頒為準其他私為高下多寡者悉禁之則斯民順帝

之則而風俗可正

金一 四清聲鐘 景鐘 鎛鐘 編鐘 金錞 金鐲 金鐃 金鐸

宋初太常鐘聲每十六枚爲虡而四清相承不擊景祐中李照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筝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

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數者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為不可原四清聲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五音聲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以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比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

惟照獨見臣以為且如舊制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儀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别議以聞皇祐二年六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吕旋宫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為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為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為均則通用子聲而

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歴代不同或以十九為一虡者蓋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三十一為一虡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為一虡者以均清正為十四宫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為一虡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黄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

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彊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夷則為宮則黄鍾為角南吕為宮則大吕為角無射為宮則黄鍾為商太簇為角應鍾為宮則大吕為商夾鍾為角蓋黄鍾大吕太簇夾鍾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鍾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為宮其長短

尊甲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箏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鍾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

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别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徽宗大觀四年大晟新樂成帝親製樂記命太中大夫劉昺編修樂書具列八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鐘曰鎛鐘曰編鐘曰金錞曰金鐲曰金鐃曰金鐸其說以謂景鐘乃樂之祖

而非常用之樂也黄帝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西方之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鐘大世莫識其義久矣其聲則黄鍾之正而律吕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鑄鐘形聲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月用律雜比成文聲韻清越錞鐲鐃鐸古謂之四金鼓屬乎陽金屬乎陰陽造始而為之倡故以金錞和鼓陽動而不知已故以金鐲節鼓陽之用事有時而終故以金鐃止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鐸通鼓

金乃兑音兑為口舌故金之屬皆象之元世祖至元元年十一月括金樂器散在寺觀民家者先是括到燕京鐘磬等器凡三百九十有九事下翟剛辨驗給價至是大興府又以所括鐘磬樂器十事來進太常因言若止於燕京拘括似為未盡合於各路各官民家括之庶省鑄造於是奏檄各道宣慰司括到鐘三百六十有七磬十有七錞一送於太常又中都宣德平灤順天河東真定西京大名濟南北京東平等處括到大小鐘磬五百

六十有九其完者景鐘二鎛鐘十六大聲鐘十中聲鐘一小聲鐘二十有七編鐘百五十有五編磬七其不完者景鐘四鎛鐘二十有三大聲鐘十有三中聲鐘一小聲鐘四十有五編鐘二百五十有一編磬十有四明鄭世子朱載堉律呂精義曰律呂之數肇於黄鍾黄鍾在子圜鍾在卯函鍾在未應鍾在亥一律三呂皆以鍾為名焉古語稱為鍾律之學然則鍾固樂之始也其大者為鎛鍾其小者為編鍾非大非小為特鍾爾雅曰大鍾

謂之鏞其中謂之剸小者謂之棧是也且如編鐘之制周禮考工記鳧氏條下言其樣制最詳可見聖人制作之不苟也古鐘匾而不圓大小不一般鐘下有兩角名曰銑前後有乳三十六枚名曰枚鐘上有柄名曰甬於架上側垂之以便於擊今則不然圓如瓦罐大小若一式樣鄙陋後查文獻通考唐末殷盈孫及五代王朴所造鐘律甚精悉依周禮樣制至宋李照胡瑗皆非之始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暢遂欲毀前代所

實古鐘以滅其跡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神宗命楊傑造樂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鐘可校乃詔許借朴鐘為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以此觀之則鐘制之陋自宋始也然宣和博古圖亦宋人所撰三代古鐘之制備載其中宋人好古如此之甚考古如此之精而不留意於

當代之樂特以三代之器為玩戲是可惜也又曰按地官大司徒其屬有鼓人者掌教六鼓四金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已上三言明其所掌非止聲樂一事故其下言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已上六物蓋即所謂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者也其下又言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已上四物大司樂無之大司馬有之蓋此四金乃

軍旅所用非樂器屬也鼓人一官兼之是故不屬春官宗伯而屬地官司徒其與大司樂所掌者異矣春官小師條下鄭註和為錞于固與經文不合除此之外經文並無四金之名後世武舞雜用四金皆承襲之誤也世宗嘉靖中廖道南奏金兑音也其風閶闔其聲春容其音鏗秋分之氣也其為樂也為鐘為鏞為編鐘為鎛鐘為棧為錞為鐲為鉦為鐸

石二特磬　編磬　笙磬　頌磬　磬石

宋仁宗皇祐三年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神宗元豐七年詔從協律郎榮咨道請於奉宸庫選玉造磬令太常審定音律哲宗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詔臣製造玉磬將用於廟堂之上依舊同編磬以登歌今年親祠明堂請用之以章明盛典從之天晟之器石部有二曰特磬曰編磬劉昺以謂依我磬聲以石有一定之聲衆樂依焉則鐘磬未甞不相須也徃者國朝祀

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宫架内止設鎛鐘惟后廟乃用特
磬若已升祔后廟遂置而不用如此則金石之聲小大
不作大晟之制金石並用以諧陰陽漢津之法以聲為
主必用泗濵之石故禹貢必曰浮磬者遠土而近於水
取之實難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為之其聲沉下製作
簡質理宜改造焉紹興十四年太常寺言將來大禮見
闕玉磬十六枚其所定聲律係於玉分厚薄取聲高下
正聲凡十有二黄鐘厚八分進而為大吕太蔟夾鐘姑

洗仲吕㽔賓林鍾夷則南吕無射應鍾每律增一分至應鍾一寸九分而止清聲夾鍾厚二寸三分退而為太蔟大吕黄鍾共四清聲各減一分至黄鍾二寸而止乃下之四川茶馬司寛數增分市易以供用元至元二十七年十月新作太廟登歌宫縣樂先是二十二年閏十一月太常卿呼圖克約蘇奏大樂見用石聲聲律不恊稽諸古典磬石莫善於泗濵女直未嘗得此今泗在封疆之内宜取其石以製磬從之選審聽音律大樂正趙

榮祖及識辨磬材石工牛全詰泗州採之得磬璞九十

製編磬二百三十命大樂令陳革等料簡應律者百有

五二十九年四月太常太卿希沙又請采石增製編磬

遣孔鑄往泗州得磬璞五十八製磬九十大樂令毛莊

等審聽之得應律磬五十有八於是編磬始備明朱載

堉曰虞書曰擊石拊石先儒解曰重擊為擊輕擊為拊

夫八音諸器皆不言輕重惟磬言之者豈無深意耶葢

磬有厚者有薄者厚者擊之宜重不宜輕輕則不清薄

者擊之宜輕不宜重重則不和是以經文有輕重之別也夫判縣者笙磬在阼階東其形厚而小其聲清而高故與笙管協詩云笙磬同音又云磬管將將此之謂也頌磬在賔階西其形薄而大其聲和而平故與歌頌協詩云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此之謂也嗚呼古之聖君能興樂教者莫如舜古之賢臣能明樂事者莫如夔然舜命曰八音克諧而夔惟以擊石爲對則石乃八音綱領可知矣若夫出産磬石之處考諸禹貢則徐州有浮磬

而梁州有璆磬雍州有球琳豫州有磬錯及山海經所載出產磬石處未能遍舉似不拘於靈璧一處而已唐制采華原石為磬正與禹貢之義相合而迂儒反譏之盖未之詳考耳今懷慶府河内縣地方太行山諸處亦產美石殊勝靈璧之磬磬之所產不拘何處惟在人擇之耳有一種石其性最堅難於制造而聲最佳又一種石性不甚堅易於制造而聲不佳然此二種色貌相類托石工采之者往往為彼所欺但取易造故不佳耳嘉

靖中㕑道南奏石乾音也其風不周其聲溫栗其音辨
立冬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玉磬爲䂖磬爲編磬爲離磬
爲笙磬爲頌磬爲球爲謇

土三　塤　缶

大樂塤舊以漆飾宋景祐間敕令黃其色以表土音大
晟之器土部有一曰壎劉昺以謂釋詩者以壎箎異器
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聲必以壎箎爲況嘗博詢其音
葢八音取聲相同者惟壎箎爲然壎箎皆六孔而以五

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黃鍾終於應鍾者其竅盡合則為黃鍾其竅盡開則為應鍾餘樂不然故惟壎篪相應明朱載堉曰按八音內有所謂土音者蓋燒土為之猶土簋土鉶之曰土耳鉶簋二器苟非燒土為之豈不盛水則壞然謂之土何耶古人所謂土猶今人謂之瓦耳土音之壎並推此可知也後世作樂苟簡壎雖土為之大率不曾燒蓋由惑於土之一字未暇詳考故耳國語曰瓦絲尚宮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爾雅曰大壎謂之

昭註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鵞子銳上平底形如秤錘六孔小者如雞子疏引周禮小師註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雁卵鄭司農云六孔是相傳為然也陳暘樂書曰塤之為器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如秤錘然火之形也塤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而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太蔟夾鍾要在中聲之和而已又曰古有雅塤如雁子頌塤如雞子其聲清濁合乎雅頌故也塤腰四隅各開一孔相對透明雖顯

四孔只是兩孔之通者耳古云其二通者此也雙孔之下復開一孔形如鴟足共上一孔是爲六孔所謂前三後二併吹孔爲六者是也舊説塤篪其竅盡合則爲黄鍾其竅盡開則爲應鍾今按脣有俯仰抑揚氣有疾徐輕重一孔可具數音則旋宫亦自足不必泥孔爲其聲也又曰周禮載諸樂器獨不言缶爾雅釋樂亦不言缶而缶乃在釋器篇中則缶本非樂器偶值無鐘磬時權以缶代之耳後世宫縣既有鐘磬而又擊缶非也今附

錄於土音條下嘉靖中廖道南奏土坤音也其風涼其聲含宏其音濁立秋之氣也其為樂也為土鼓為瓦鼓為塤為缶為雅壎

革四　建鼓　散鼓　晉鼓　鼗鼓　雅　相　搏拊　鞞

宋仁宗明道時直史館宋祁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敕馮元等詳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周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

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𦖞鼓於今仍在又雷鼓靈鼓路鼓擊之皆不成聲故常頼𦖞鼓以爲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製今既修正雅樂宜申敕大匠改作諸鼓使考擊有聲及剏爲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𦖞鼓如乾徳詔書奏可後李照等以殿廷備奏四隅建鼓左鞞右應既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施用詔依周官舊法製焉於是縣内始有晉鼓矣景祐五年太常

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别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歩一止又令二人揺鞉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大晟之器革部十有二曰

晉鼓曰建鼓曰鼖鼓曰靁鼓曰靁鼖曰靈鼓曰靈鼖曰
路鼓曰路鼖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劉昺謂凡言樂者
必曰鐘鼓蓋鐘為秋分之音而屬陰鼓為春分之音而
屬陽金奏待鼓而後進者雷發聲而後羣物皆鳴也鼓
復用金以節樂者雷收聲而後蟄蟲坯戶也周官以晉
鼓鼓金奏陽為陰唱也建鼓少昊氏所造以節衆舞夏
加四足謂之足鼓商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縣而擊之
謂之縣鼓鼗者鼓之兆也天子錫諸侯樂以柷將之錫

伯子男樂以鼗將之祝先衆樂鼗則先鼓而已以雷鼓
鼓天神因天聲以祀天也以靈鼓鼓社祭以天為神則
地為靈也以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
雅節之故曰雅鼓相所以輔相於樂今用節舞者之步
故曰相鼓登歌令奏擊拊以革為之實之以糠升歌之
鼓節也明朱載堉曰按鼓之制其名雖多大率不甚相
遠伊耆氏之土鼓不過以瓦為其腔耳夏后之足鼓不
過以鼓加其趺耳殷之楹鼓即今以柱為柄者也楹乃

柱之别名如曰為屋幾楹是也周之縣鼓即今懸於鼓旁者也建鼓即今𫟰柄穿心鼓也繪以風雲雷雨之象謂之雷鼓繪以麟鳯龜龍之象謂之靈鼓繪以飛鷺盤旋之象謂之路鼓路鷺通省文也鷺乃鼓精舊有是說隋唐以來刻翔鷺於鼓上周制但繪鷺於鼓腔而已詩云振振鷺鷺於飛鼓咽咽醉言歸此之謂也或曰八面六面四面何耶答曰八面者一様八副也六面四面放此猶今儀仗花腔鼓二十四面杖鼓十二面非一鼓而

有多面也舊說及圖近乎穿鑿不必從也爾雅大鼓謂之鼖小者為之應然則不大不小謂之田又謂之𣗳𣗳一名朄鞞應一名應鞞又謂之應鼓儀禮應鞞在建鼓東禮記應鼓在縣鼓東先儒以為擊之便也鞞今俗呼鞭鼓然則鞭乃便之訛歟路鼓以上雖大小不同而形皆如鼓惟鞞之兩端一大一小此其異也又曰按近代搏拊之制以木為腔形如小鼓而長冒以熟皮或以生皮或著以糠或無糠焉嘗考古制蓋不然也史記樂書

經匏笙簧合守拊鼓條下張守節正義詳矣其說曰合會也守待也拊者皮為之以糠實如革囊也用手撫之鼓也言奏絃匏笙簧之時若欲令堂上作樂則撫拊堂上樂工聞撫拊乃絃歌也若欲令堂下作樂則擊鼓堂下樂工聞鼓乃吹管播樂也言絃匏笙簧皆待拊鼓為節故言會守拊鼓也以此觀之則非以木為腔之拊故文獻通考曰拊狀如革囊實以糠擊之以節樂此說得之矣嘉靖中廖道南奏革坎音也其風廣莫其聲隆

大其音讙冬至之氣也其為樂也為鼓為拊為鼙為鞉為應為鼖為暢為提為雷為靈為建鼓為足鼓為楹鼓為懸鼓

絲五 七絃 太一 六絃 天寶樂 琴 阮 瑟

七絃鄭喜子作唐開元中進形如阮咸其下缺少而身大傍有少缺取其身便也絃十三隔孤柱一合散聲七隔聲九十一柱聲一總九十九聲隨調應律太一司馬縚開元中進十二絃六隔合散聲十二隔聲七十二絃

散聲應律呂以隔聲旋相為宮合八十四調令編入雅
樂宮縣内用之六絃史盛作天寶中進形如琵琶而長
六絃四隔孤柱一合散聲六隔聲二十四柱聲一總三
十一聲隔調應律天寶樂任偃作天寶中進類石幢十
四絃六柱黄鍾一均足倍七聲移柱作調應律宋太宗
至道元年十二月帝以新增九絃琴五絃阮宣示近臣
謂之曰古樂之用與鄭衛不同朕近因内治心術外觀
時政求古人之意有未盡者增琴為九絃曰君臣文武

禮樂正民心阮為五絃曰金木水火土别造新譜凡三十七卷俾太常樂工肄習之以備登薦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以九絃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為宫隔八相生並協律吕冠於雅樂具圖以獻上覽而嘉之遷其職以賞焉自是遂廢拱宸管景祐二年又出兩儀琴及十二絃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絃十二絃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絃皆以象律吕之數又敕更造十絃九絃琴皆令圓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大晟之器絲部有五曰一絃琴曰三

絃琴曰五絃琴曰七絃琴曰九絃琴曰瑟劉昺以謂漢津誦其師之説曰古者聖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數也師延拊一絃之琴昔人作三絃琴葢陽之數成於三伏羲作琴有五絃神農氏為琴七絃琴書以九絃象九星五等之琴額長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氣嶽濶三分以象三才嶽内取聲三尺六寸以象朞三百六十日龍齦及折勢四分以象四時共長三尺九寸一分成於三極於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為一之義

也大晟之瑟長七尺二寸陰爻之數二十有四極三才之陰數而七十有二以象一歲之候既罷箏筑阮絲聲稍下乃增瑟之數為六十有四則八八之數法乎陰琴之數則九十有九而法乎陽明朱載堉曰論瑟當以五事證一儀禮左何瑟右手相二少儀琴瑟執之皆尚左手三論語取瑟而歌舍瑟而作（已上三條證瑟體輕是故荷執取舍利便）四曲禮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已上一條亦證瑟不用架鼓者坐而非立）五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解曰古人席地而坐為

工設席於堂上近南霤邊西向北坐以東為上然後引工入凢工皆瞽者若工四人則二人彈瑟用瑟二張若工六人則四人彈瑟用瑟四張瑟先謂彈瑟者在前行歌詩者二人隨入也相者扶也扶持瞽者與其引路也皆左何瑟者引路之人就以左肩擔瑟也持越者越瑟底之空穴也以左手四指入瑟底空穴內捉之也內絃者絃側向內也右手相者攙扶工也其相歌者徒相謂空手扶之也坐授瑟者謂持瑟之人跪於地然後將瑟

遞與彈瑟之人也乃降者遞瑟已畢退立於堂下也按禮記少儀云琴瑟執之皆尚左手蓋謂攜琴挎瑟皆用左手而不用右手也若瑟長大且重兩手舉之猶難其能一手挎之歟嘉靖中廖道南奏絲離音也其風景其聲纖微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其為樂也為琴為瑟為離琴為中琴為小琴為灑瑟為中瑟為小瑟

木六　柷　敔　舂牘

宋仁宗景祐間或奏言柷舊以方畫木為之外圖以時

冄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説曰有柄連底
挏之鄭康成以為設椎其中撞之今當創法垂久用明
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為青龍
南方圖以赤隱而為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為騶虞北
方圖以黑隱而為靈龜中央圖以黄隱而為神螭撞擊
之法宜用康成之説從之至和間翰林學士王珪言昔
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
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况於

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部議而堂上始置柷敔大晟之器木部有二曰柷曰敔劉昺以謂柷之作樂敔之止樂漢津嘗問於李良良曰聖

人制作之音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柷敔之義如斯而已柷以木爲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虛爲衆樂倡震爲雷雷出地奮爲春分之音故爲衆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屬寅爲虎虎伏則以象止樂背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之窮戛之以竹裂而爲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爲十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而以陰止之明朱載堉曰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註云柷如漆桶方

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
止者其椎名文獻通考曰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
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旁開孔内手於中擊之以舉樂
爾雅曰所以鼓敔謂之籈註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
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籈者其名文獻通考曰敔狀
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
以止樂又曰宋因唐制用竹長二尺四寸析為十二莖
先擊其首次三戛齟齬而止與舊用木櫟齟齬者異矣

雖曰因時制宜要之非有意義孰若復古制之為愈哉

舂牘之為器猶今拍板也以竹為之形如竹簡凡十二枚廣一寸長一尺二寸上端二寸之下兩旁各有一孔孔長二分聯以皮條右手總握上端而以下端撻於左手掌中是故不曰擊而曰舂非築舂於地也猶今搥衣服古謂之擣衣非於臼中擣也嘉靖中廖道南奏木巽音也其風清明其聲茂遂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其為樂也為柷為敔為 止為籈為椌楬為舂牘

匏七

巢笙　和笙　竽笙　閏餘匏　九星匏　七星匏

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换義管然難於遽易宋景德二年樂工單仲辛遂改為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宮調皆協又令仲辛徧唱八十四調曲遂詔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元豐中范鎮奏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哉大晟之器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星匏

曰七星匏劉昺以謂列其管爲簫聚其管爲笙鳳凰于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故内皆用簧皆施匏於下前古以三十六簧爲竽十九簧爲巢十三簧爲和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爲别八音之中匏音廢絶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而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本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象九星物得陽而生九者陽數之極也七簧者以象七星笙之形若鳥斂翼鳥

火禽火數七也明朱載堉曰匏者匏屬大者可以為瓢小者可以為笙今之圓葫蘆是也壺亦瓠屬大者可以盛酒小者可以盛藥今之亞腰葫蘆是也太古之世民醇而愚儀物未備是故用匏以為笙用壺以為尊軒轅以來至於三代聖王迭出智巧滋彰乃用膠漆角木之制以代匏金錫模範之作以代壺禮有壺尊樂有匏笙蓋象其本形存其舊名耳實非真用匏及壺也夫既不用匏壺而猶謂之匏壺何也不忘本也其名古雅未可

廢也譬如麻冕雖不用麻而猶謂之麻冕皮弁雖不用皮而猶謂之皮弁琴尾非焦而曰焦尾書首非簡而曰簡首此類衆多難盡舉也姑以詩禮二經證之八月斷壺之壺則真壺也清酒百壺之壺則未必真壺也匏有苦葉之匏則真匏也匏竹在下之匏則未必真匏也然先儒之惑者疑今之笙非真匏音謂必用匏而後八音備噫是豈知麻冕從衆之義哉葢臣初亦疑焉嘗命良工列簧匏中而吹之終不如代匏之為妙也木代匏者

其制甚精其來亦逺非三代之聖人決不能為先儒以為世俗之制誤矣聞今溪洞諸蠻猶用匏以為笙穴管之間鹽而漏氣其音終不若中國之笙也必欲仍用真匏斯亦理之不通者也以木代匏其法有二或用真匏為質者或不用真匏只像匏形亦可也臣嘗取世俗所吹十七簧笙截去笙斗之下段削去笙嘴及周遭之漆而後截去葫蘆之上段將削過笙斗陷於葫蘆中用膠漆灰布以固其口縫惟匏不漆尚質故也此是一法又

一法用桐木旋作匏身取其輕也用棗木鑽作匏面取其硬也中間實處亦同常笙若不實則費氣而難吹也匏外安笙嘴名曰咮形如鸞項代匏並咮皆髹以黒漆也笙管曰修撾用紫竹為之中撾最長餘撾漸短各於按孔上刻律吕之名俗笙周遭之管有闕不連而向内者二孔指入其中按之雅笙則不然也周遭之管如環無端孔皆向外指不入内此其異也是故雅樂笙簫諸器皆須吹律議定傳曰匏竹尚議此之謂也又曰説者

有云詩傳以簧爲笙中薄金葉盖指近世銅簧然簧字於文從竹非從金元史樂志云中統間回回國所進笙以竹爲簧有聲而無律四夷風俗雖陋而有古制存焉臣愚以爲不然夫簧之爲字從竹者何也竹乃笙字之省文也會義也從簧者諧聲也然則簧非從竹故知用竹簧者非也嘉靖中廖道南奏匏艮音也其風融其聲崇聚其音楸立春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鳳笙爲巢笙爲大竽爲小竽爲和

竹八 邃 篪 簫 管 籥

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和峴言樂器中有叉手笛與樂正聲清濁相應可以旋十二宫可以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管而小長九寸與黄鍾之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景祐閒詔以新製雙鳳管付大樂局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簧焉李照因自造葦

籥清管簫管清笛大笙大竽宮琴宮瑟大阮大稽凡十一種永備雅器詔許以大竽大笙二種下大樂用之大晟之器竹部有三曰長篴曰箎曰簫劉昺以謂篴以一管而兼律吕衆樂由焉三竅成籥三才之和寓焉六竅為篴六律之聲備焉箎之制採竹竅厚均者用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則箎之樂生於律樂始於律而成於簫律準鳳鳴以一管為一聲簫集衆律編而為器參差其管以象鳳翼簫然清亮以象鳳鳴明朱載堉論

管曰按八音之内當以竹音爲首竹音之内當以律管爲首律管之爲器吹之以候氣奏之以和聲舜典所謂律和聲月令所謂律中某之類皆指律管而言是知管即律律即管一物而二名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律者其道也管者其器也書曰下管鞉鼓詩曰磬管將將嘒嘒管聲禮曰下管新宮下而管象與夫孤竹孫竹陰竹之管皆是物也然則先王雅樂何嘗不用管哉近代雅樂廢之何也蓋由前儒不識管者謂管

長尺圍寸併兩而吹此漢大予樂官之雙管非古所謂管也後儒不識管者謂管除貂子外長六寸餘此係教坊俗樂之頭管亦非所謂管也所謂管者無孔凡有孔者非也惟管端開豁狀如簫口形似洞門俗名洞簫以此論簫曰按十三經註疏毛詩周頌簫管備舉條下引爾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又引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

長短不同爾雅疏亦引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
鳳翼十管長二尺今本風俗通但作長一尺復與唐儒
所見之本不同臣愚以為於理皆通盖古本風俗通言
二尺者指倍律也今本風俗通言一尺者指正律也惟
言十管疑有脱文當從郭註作十六管者是矣隋書樂
志曰簫十六管長二尺而無二十三管之簫今則兼從
二書之說其長二尺者為大簫謂之言其長一尺者為
小簫謂之筊大小二等皆十六管以筆竹或笙竹佳者

帶皮用之於多竹中擇取天生兩端圓勻合外徑之數者最佳不必削治但揩拭極先淨兩端截齊勿令傷損其質若夫内徑或修治之使合規度可也兩端飾以朱漆外則不漆文選所謂因其自然而綷唇錯雜也除邊管外其餘諸管兩旁畧削平平處使鰾則固不然則不固也上有二束象牙爲之隨器大小狀類腰帶銅釘間飾文選所謂帶以象牙而羅鱗捷獵也簫字奇篆作[illegible]象形龠字作[illegible]會意先秦古制觀此可考世有排簫以

木為櫝餞金雲鳳其形陋可笑也蔡邕謂簫有底以蠟實之增損則和此乃漢末賣餳餳者所吹俗器非古之簫也劉濂曰簫乃十二律之本體虞廷最重之器故曰簫韶長短并列有似鳳翼故曰鳳簫一管一音無事假借其十二管長短俱如本律或用加倍即鳳簫制也此言得之矣論籥曰按竹音諸器管為首籥次之籥者五聲之主宰八音之領袖十二律呂之本源度量權衡之所由出者也漢書贊曰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鍾

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歴算適出此之謂也故曰律為萬事根本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堯舜之政此為要務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是故舜作大韶執籥秉翟周人舞象亦放其制季札所觀韶箾象箾是也箾即籥之别名先儒解為兵器非也舜以文德化天下豈用兵器

以舞哉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語爲邦曰樂則韶舞在齊聞韶不知肉味歎美之至如此葢籥爲五聲八音之主宰律度量衡之根本故先王重之執之以舞貴其義也後世樂學失傳籥之制度無考乃誤以籥爲笛之類今籥三孔形類横笛失之遠矣殊不知籥即古所謂律黄鍾之籥也苟非有取於是而但取其類笛然則八音之器衆多先王何獨貴此而執之以舞乎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春秋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杜

氏註云內舞去籥惡其聲閙則是文舞吹籥以舞明矣近世文舞雖執籥而籥師不吹是故籥失其制亦不能成聲矣有志於復古者當使吹籥以舞可也然竹音諸器惟籥最難吹吹之最難和籥和而後謂之和故許氏說文曰龠者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龢龤龡字皆从龠旁是也吹法三孔盡閉緩宮急徵啟下一孔緩商急羽啟中下二孔緩角急為和啟上下二孔緩為中也宋徽宗宣和元年有人曽獻古籥一枚左手食指按上一

孔右手食指按中一孔右手中指按下一孔吹之其聲悉協音律詔頒行之元史樂志亦載吹篇之工則今失傳尚未久耳論篴讀作笛曰按周禮笙師掌教吹篴先儒讀篴爲蕩滌之滌風俗通曰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葢篴與笛音義併同古文作篴今文作笛其名雖謂之笛實與横笛不同當從古作篴以别之可也嘗考古制篇笛二物大同小異篇之吹處類今之簫篴之吹處類今之楚吹處不同此所以異名也笙師

條外笛不經見故儒者或疑笛非雅器殊不知雅音之笛與籥同類古人多以籥呼之笛之名雖隱而其器未嘗無也左傳曰象箾南籥廣雅曰籥七孔謂之笛毛詩傳曰籥六孔其或曰七孔者連吹孔而言也凡此之類非揞三孔之籥且註疏家解籥曰如笛三孔而短然則解笛當曰如籥六孔而長是知笛與籥同類觀此可考也杜子春云笛五孔馬季長云笛四孔京君明加一孔為五孔又云近世羌人所造許氏說文云羌笛三孔風

俗通云笛七孔漢邱仲造以此觀之漢儒似不識笙師所掌之笛矣古笛三孔與今笛異而與俗呼篴者頗相類而不同葢俗則二孔古則三孔也或謂笛從羌起非也羌笛今横吹者是也張博望入西域始傳摩訶兜勒之曲自漢以來鼓吹部用之不入雅樂近代太常誤以横吹為笛而呼笛為長簫故朱子語録曰今呼簫者乃古之笛惟排簫乃古之簫可謂知言矣論篪曰夫樂學失傳而八音諸器皆非本制然自唐已前圖譜所載雖

各有得失而近理者尚多自宋已後則失之益遠矣且如竹音五種無一種得其真大率古器細小而短今器粗大而長盖由不用黍尺而誤用時尺耳近代太常以横笛代篴以單簫代籥其所謂排簫者妄加木櫝已違漢唐舊式而所謂篪籥者尤粗鄙可笑也嘗於好事之家見一古器銅色若漆狀類詩筒中空而兩端有底底中心皆無孔前面左右皆三孔共為六孔孔徑約一分半惟居中一孔翹然上出可徑三分後面有銘三字字

皆古篆甚奇其文曰黄鍾龥兩端圍徑大小與開元通寳錢同横排錢十四枚則與篪之長同所謂大篪長尺四寸者也律家相傳以為開元錢之徑即古黍尺之一寸信矣徑一寸者所謂圍三寸也以篾探之其中空處約徑七分筒厚一分半吹之嗚嗚然其聲和雅盖三代之物希世之寳也按說文曰龥管樂也从龠虎聲或从竹作篪爾雅曰大篪謂之沂註云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横吹之小者尺二寸

廣雅云八孔古註疏讀篪如池讀沂如銀引孫炎曰篪聲悲沂悲也釋名曰篪啼也聲如嬰兒啼鄭司農註周禮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疏家之說如此按朱子傳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横吹之今觀此器連吹之孔惟七孔先儒以為八孔蓋因廣雅之説而遂誤也惟鄭司農以為七孔者得之矣嘉靖中廖道南奏竹震音也其風明庶其聲越其音温春分之氣也其為樂也為簫為籥為管為篴

為篎為簥為篴為篪為簜

八音之外又有七

唐貞元中五印度種落有驃國王子獻樂器皆演釋氏經唄有玉螽聲若竽籟　宋嘉祐中王疇欲定大樂就成都房庶取玳瑁古笛以校金石　又宋有紅牙管窾而吹之其聲與律隔八相吹尚存羊骨舊制周密齊東野語紫霞翁嘗自品象管作霓裳數聲真有駐雲落木之意非人間曲也　紅牙拍板宋陸友仁研北雜志曰趙子固每醉歌樂府執紅牙以節曲紅牙

拍板也　桃皮管以桃皮卷而吹之古謂之管木亦謂之桃皮䕫篥遼金鼓吹部皆有之　吹葉遼大樂部有之田汝成炎徼紀聞曰䍧牱辰沅間尚蠻㑆則吹蘆笙木葉為樂又苗家相傳春秋時楚俘蔡人之裔男女吹木葉而索偶　椰殼筒明永樂七年命太監鄭和至古城國其酋擁番兵椎鼓吹椰殼筒出郊迎詔

臣等謹按通典八音之外又有三謂玉蠡及桃皮管吹葉也今採歷代雜樂增載玳瑁古笛四條共為七云

樂懸

唐樂縣庭廟以五綵雜飾軒縣以朱五郊則各從其方色每先奏樂三日大樂令宿設縣于庭其日率工人入居其次協律郎舉麾作樂仆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若常享會先一日具奏立部樂名封上請所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而畢矣廣明初巢賊干紀樂工淪散昭宗即位將親謁郊廟有司請造縣樂時太常博士殷盈孫鑄鐘成宰相張

濬求知聲者與太樂令李從周校定進呈昭宗陳于殿廷以試之時以宗廟焚燬之後修奉不及乃權以少府監廳為太廟其庭甚狹議者論縣樂之架不同濬奏議曰臣伏準舊制太廟含元殿並設宮縣三十六架太清宮南郊社稷及諸殿庭並二十架今修奉樂縣太廟合造三十六架臣今參議請依古禮用二十架伏自兵興以來雅樂淪缺將為修奉事實重難變通宜務於酌中損益當循於寧儉臣聞諸舊史昔武王定天下至周公

相成王始暇制樂魏初無樂器及伶人後稍得登歌會舉之樂明帝大明末詔增益之咸和中鳩集遺逸尚未有金石之音至孝和太元中四廂金石始備郊祀猶不舉樂宋文帝元嘉九年初調金石二十四年南郊始設登歌妙舞亦闕孝武建元中有司奏郊廟宜設備樂始為詳定故後魏孝文太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缺求集羣官議定廣修器數正立名品詔雖行之仍有殘缺隋文踐阼太常議正雅樂九年之後惟奏黄鍾一宫郊

廟止用一調據禮文每一代之樂二調並奏六代之樂凡十二調其餘聲律皆不復通高祖受隋禪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命太常考正雅樂貞觀二年考畢上奏葢其事體大故歷代不能速成伏以俯逼郊天式修雅樂必將集事須務相時今者帑藏未充貢奉多缺方圓制度之間亦宜樽節臣伏惟儀禮宮縣之制陳鎛鐘二十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鐘一架乙丁辛癸各設編磬一架合為二十架樹建鼓于四隅當乾坤

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宗廟殿庭郊丘社稷皆用此制無聞異同周漢魏晉宋齊六朝並祗用二十架隋氏平陳檢梁故事乃設三十六架國初因之不改高祖皇帝初成蓬萊宮充庭七十二架尋乃省之則簨虡架數太多本近於侈止于二十架正協禮經兼今太廟之中地位甚狹百官在列萬舞充庭雖三十六架具存亦施為不得廟庭難於容易閒廣樂架不可重沓鋪陳今請依周漢魏晉宋齊六代故事用二十架從之古制雅樂

宮縣之下編鐘四架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正聲十二倍聲十二各有律呂凡二十四聲登歌一架亦二十四鐘雅樂淪滅至是復全宋太祖開寶中太常寺言准舊令宗廟殿庭設宮縣二十虡郊社二十虡殿庭加鼓吹十二案開寶四年郊祀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請復用舊禮有詔圜丘增十六虡餘依前制神宗元豐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

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為三

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二虡太常以為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七年六月禮部言親郊之歲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遣冢宰攝事禮容樂舞謂宜加於常祀而其樂虡

二十樂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與常歲南北郊上公攝事無異未足以稱欽崇之意乞自今凖親祠用二十六虡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詔可高宗紹興十有三年郊祀詔以祐陵深弓劍之藏長樂遂晨昏之養昭荅神天就臨安行在所修建圜壇於是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宮架樂辦一料外登歌樂依在京夏祭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歌則用編鐘磬各一架柷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三五七至九絃各二瑟四遂

四塤箎簫笙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麾旛一宮架則用編鐘編磬各十二架柷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簫笙一十四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竽笙十塤一十二箎一十八篴二十晉鼓一建鼓四麾旛一乃從太常下之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廣東西荆湖南北括取舊管大樂上於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增修雅飾而樂器寖備矣其樂工詔依太常寺所請選擇行止畏謹之人合登歌宮架凡

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詣太社太稷九宫貴神每祭各用樂正二人執色樂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計用一百二十八人就以文舞番充其二舞引頭二十四人皆名募補之樂工舞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廪給其樂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及諸樂工等自八月一日教習於是樂工漸集孝宗淳熙二年詔以上皇加上尊號立春日行禮受禮有司尋言乾道加尊號用宫架三

十六樂工共一百一十三人今來加號慶受事體尤重合依大禮例用四十八架樂正樂工用一百八十八人庶得禮樂明備仍令分就太常寺貢院前五日教習前期太常設宮架之樂於大慶殿協律郎位於宮架西北東向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北向皇太子及文武百僚並位於宮架之北東西相向又設宮架於德實殿門外協律郎太常卿位如之按大禮用樂凡三十有四色歌色一遂色二塤色三篪色四笙色五簫色六編鐘

七編磬八鎛鐘九特磬十琴十一瑟十二柷敔十二搏拊十四晉鼓十五建鼓十六鞞應鼓十七雷鼓祀天神用十八雷鼗鼓同上一十九靈鼓祭地祇用二十靈鼗鼓同上二十一路鼓饗宗廟用二十二路鼗鼓同上二十三雅鼓二十四相鼓二十五單鼗鼓二十六旌纛二十七金鉦二十八金錞二十九單鐸三十雙鐸三十一鐃鐸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此國樂之用尤大者故具載於篇遼雅樂八音器數金鎛鐘石球磬絲琴瑟竹籥簫笆匏笙竽

土壎革鼓鼗木柷敔大樂器及樂工舞人員數玉磬方響搊箏筑卧箜篌大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小琵琶大五絃小五絃吹葉大笙小笙觱栗簫銅鈸長笛尺八笛短笛以上每器一人毛員鼓連鼗鼓貝以上各二人歌二人舞二十人分四部景雲舞八人慶雲樂舞四人破陣樂舞四人承天樂舞四人金世宗大定十一年郊之日用宮縣二十虡樂奏六成登歌鐘磬各一虡時太常議按唐會要舊制南北郊宮縣二十架周漢魏晉宋齊六朝及唐開元

宋開寶禮其數皆同宋要會三十六架五禮新儀四十八架其數過多因擬太常因革禮天子宮縣樂三十六虡宗廟與殿庭同郊丘則二十虡用宮縣二十架登歌編鐘編磬各一虡又按周禮大司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冬至日圜丘奏之樂六變則天神皆降盖圜鍾為宮宮聲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陽之奇數凡樂起於陽至少陰而止圜鍾自卯至申其數有六故六變而樂止於是定用宮縣二十架登歌編鐘編

磬各一虡明樂器之制郊丘廟社太祖洪武元年定樂工六十二人編鐘編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壎四篪四簫八笙八笛四應鼓一歌工十二協律郎一人執麾以引之七年復增籥四鳳笙四壎用六搏拊用二共七十二人武則武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執干戚文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執羽籥舞師二人執節以引之共一百三十人惟文廟樂生六十人編鐘編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壎四篪

四簫八笙八笛四大鼓一歌工十六年鑄太和鐘其制倣宋景鐘以九九為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柱以龍虡建樓於圜丘齋宫之東北懸之郊祀駕動則鐘聲作升壇鐘止衆音作禮畢升輦鐘聲又作俟導駕樂作乃止十七年改鑄減其尺十之四焉朝賀洪武三年定丹陛大樂簫四笙四箜篌四方響四頭管四龍笛四琵琶四纂六杖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二十六年又定殿中韶樂簫十二笙十二排簫四横笛十二壎四篪四琴十

瑟四編鐘二編磬二應鼓二柷一敔一搏拊二丹陛大樂戲竹二簫十二笙十二笛十二頭管十二篆八琵琶八二十絃八方響二鼓二拍板八杖鼓十二命婦朝賀中宮設女樂戲竹二簫十四笙十四笛十四頭管十四篆十琵琶八二十絃八方響六鼓五拍板八杖鼓十二正旦冬至千秋凡三節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同其朔望朝參戲竹二簫四笙四笛四頭管四篆二琵琶二二十弦二方響一鼓一拍板二杖鼓六大宴洪武元年定殿

內侑食樂簫二笙六歌工四丹陛大樂戲竹二簫四笙四琵琶六篆六箜篌四方響四頭管四龍笛四杖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文武二舞樂器笙二橫管二篆二杖鼓二大鼓一板一四夷舞樂詳四方樂門二十六年又定殿內侑食樂柷一敔一搏拊一琴四瑟二簫四笙四笛四塤二篪二排簫一鐘一磬一應鼓一丹陛大樂戲竹二簫四笙四笛二頭管二琵琶二篆二二十弦二方響二杖鼓八鼓一迎膳樂戲竹二笙二笛二杖鼓八鼓一板

一太平清樂笙四笛四頭管二簫四方響一杖鼓八小鼓一板一憲宗成化二十一年七月禮部言今教坊司樂工奏中和韶樂者多不諧協而善彈琴及箜篌擊鐘磬者殊少恐因循失傳漸至大樂不備宜令樂官選其中子弟於本司演習每奏樂二十一色通用八十四人又加以四人共選三百三十六人如此庶大樂不致廢弛詔可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八